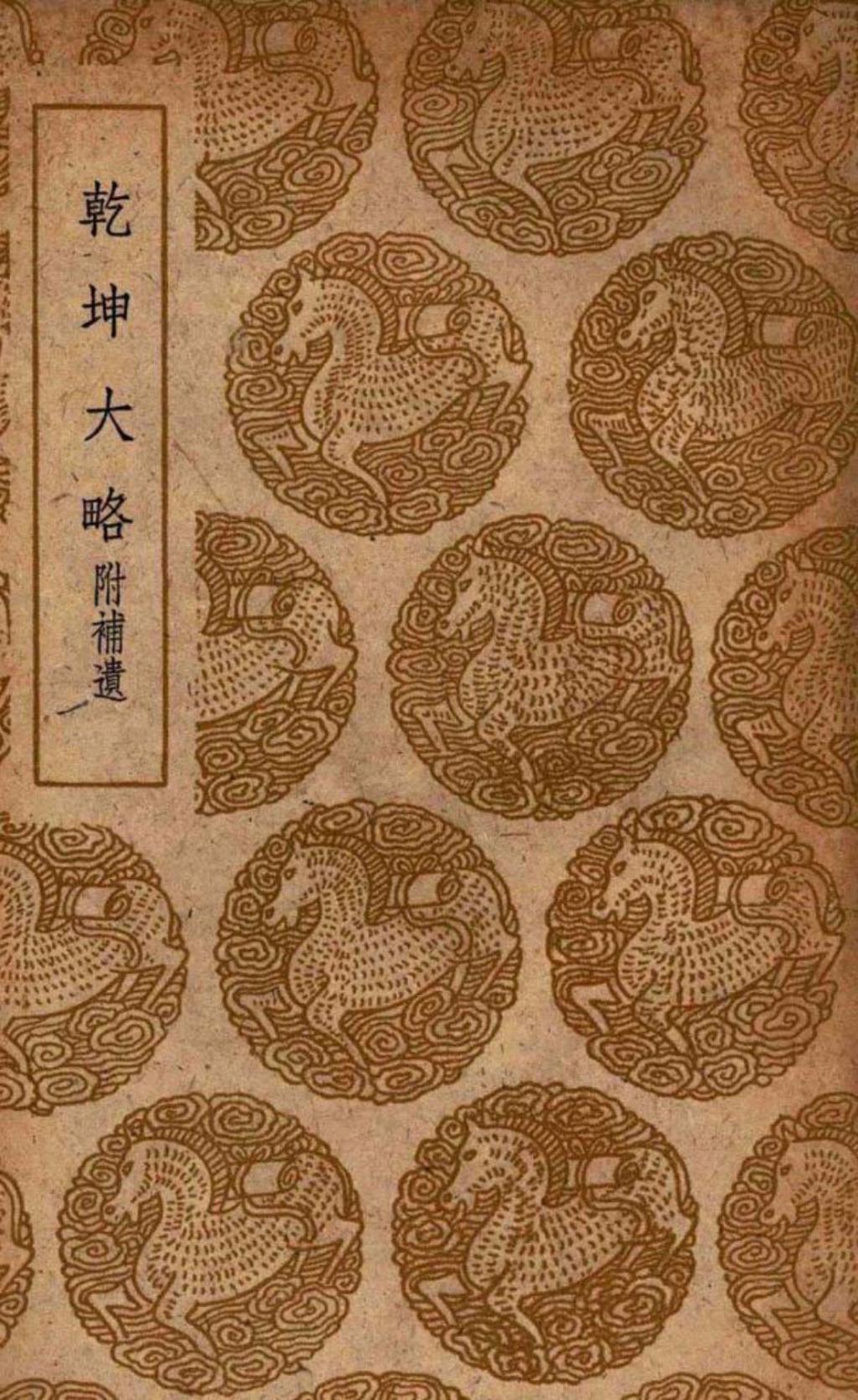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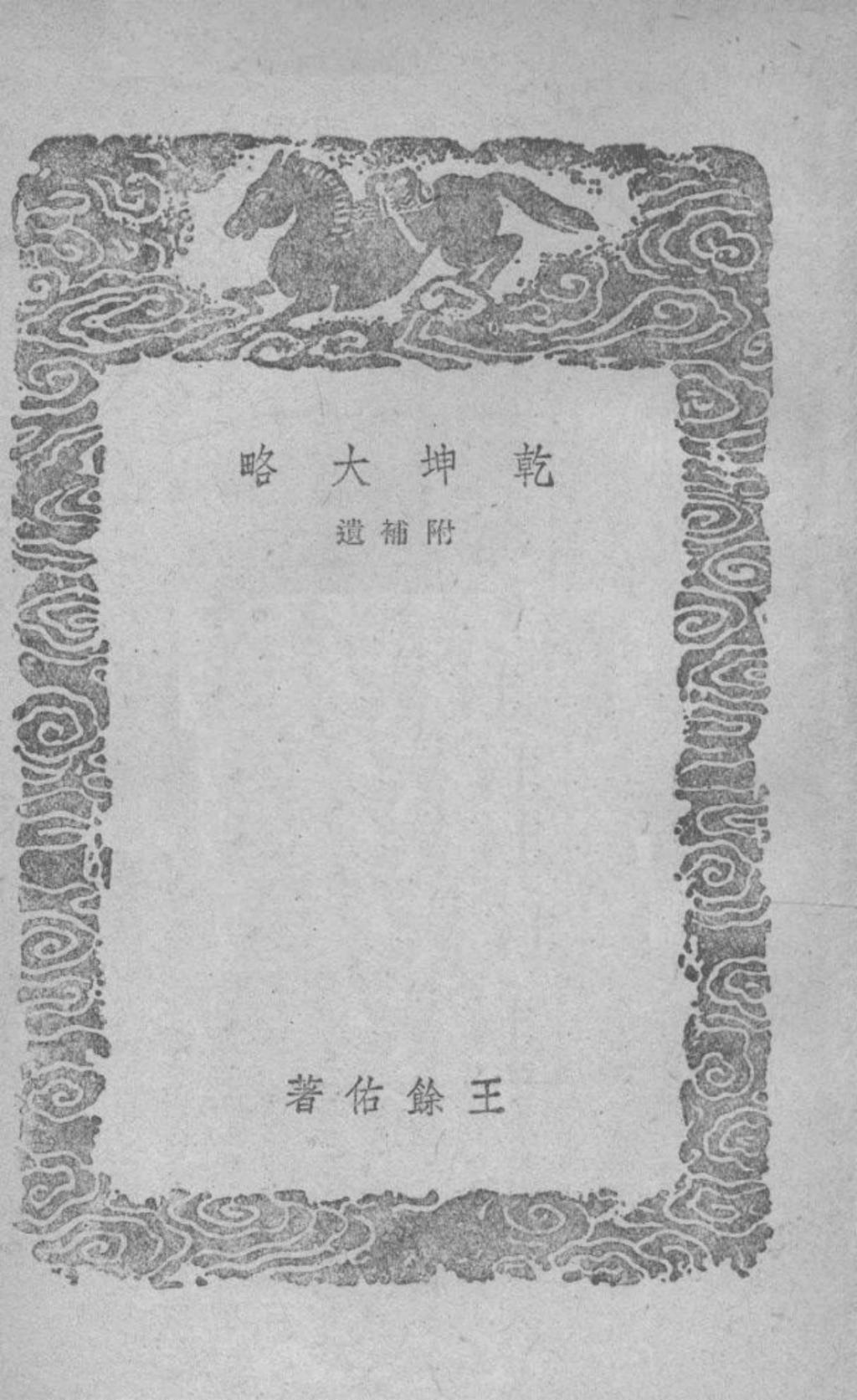


乾 坤 大 略 附 補 遺





乾 坤 大 略
附 遺 補

王 餘 佑 著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乾 坤 大 略

附 補 遺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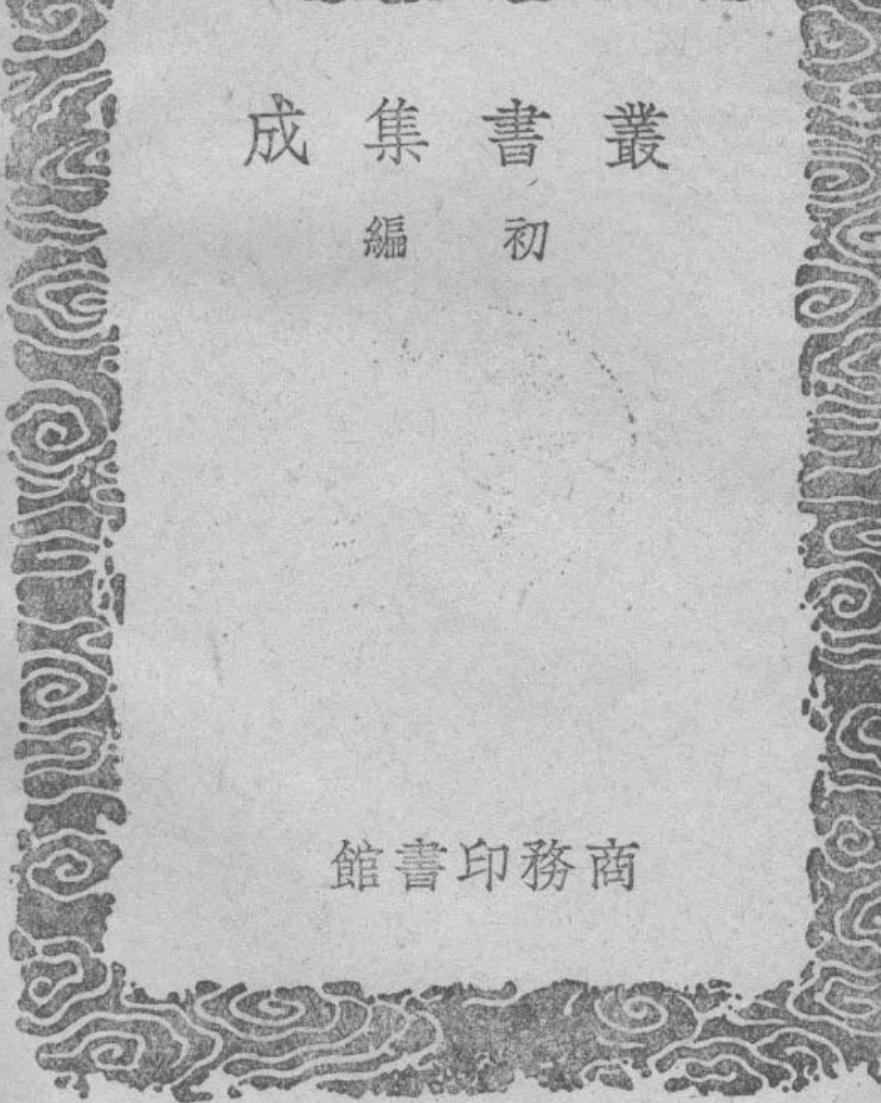
王 餘 佑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廠印刷



叢書初集編成



商印書館

乾坤大略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之曰：茅齋講書罷，執杖臨前渭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鬚眉如刀槊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疊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間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颺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煙鬱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間一閒牧豎藜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槊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沈於嫩蘿弱薜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傅巖渭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寞，今而後吾可以隱矣！獻縣五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序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書者也。予宰肅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又云。一字不可增減。一字不可顛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啓參錯。反亂定畫。而細閱卷中。往往事不歸類。躋駁頗多。心竊疑之。未甚究也。歲甲寅春暮。山人之裔孫王懋亭茂才來饒。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校一周。始知篇中錯雜重復之處。爲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是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鈴攻守之術。尤爲救時良劑。予深喜得覩此書原本。爰重錄之。以復其舊。其所竄入十三條。刪其重復。另記於後。以資參覽。並以見前輩經綸世宙之作。全體大用。具有深心。後人不得夸多妄爲增益云。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天中節後十日。辰州後學秦聚奎謹識於饒川官署。

乾坤大略卷一自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必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爲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圖。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先大振，而遠近向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觀鯨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堅瑕，又何足云。

乾坤大略卷二自序

兵只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既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項羽戰章邯於鉅鹿，而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鍾會持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時正可爲奇，奇亦可爲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黯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抉門旁戶踰垣之喻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鄩之攻大梁，田祿伯語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欲向延津，而潛以輕兵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慎者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旁趨曲徑爲也。是以人國僥倖也，戒之哉。

乾坤大略卷三自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卻之蓋兵既深入則敵必併力傾國以圖蹂盪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鬪一爲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衆喪膽我軍氣倍志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古所謂一戰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霍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以千餘人遇姚泓數萬之衆於青泥其言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不敵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泓兵此深合機要百慮不易之道也

乾坤大略卷四自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吾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廣原。堂堂正正而與之角。不俟智者而知其無幸矣。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李密之破張須陀。以羣盜。用寡以覆衆。因弱而爲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舉萬當。不然者必敗。

乾坤大略卷五自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攬豪傑部署長吏撫輯人民收按圖籍頒布教章所謂略地也顧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使非納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朱輪華轂以驅馳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餘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之下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至今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此何也勝則人懼吾威而庇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怵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驕衆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此又不可不留意也

乾坤大略卷六自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奉之以爲主。至於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反旗鳴鼓。以試吾鋒。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昔高帝長驅入關。已行過宛西。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進。前有強敵。宛乘其後。我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夜迴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無慮。夫以深入重地之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貽後患。豈良圖哉。古恆有軍旣全勝。而一城扼險。制吾首尾。幾覆大業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神矣。不然。屈力殫貨。鈍兵挫銳之戒。豈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疾趨焉耳。何必攻。

乾坤大略卷七自序

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爲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爲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豨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舊京而守雒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爲可笑。試取當日諸巨公奏議觀之。了然矣。

乾坤大略卷八自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談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今其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險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雄所見略同周瑜旣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旣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所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蓋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鎮襄陽以係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勢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控制西北等語俱關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夫朝廷之上置中書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體大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志處處嚮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嗚呼盜賊之興帝王無俟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同矣

乾坤大略卷九自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蕭條，無雞犬聲。大兵一起，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衆以征伐，掠無可掠，何況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衆，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食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利。今天下俱匱，既無秦隋之富以賙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乾坤大略卷十自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馳騁以逐之。至於虎負隅矣。則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鬪。鮮不傷人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日專。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可不厚爲之防哉。昔周世宗旣平關南。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至。帝訝其進軍之速。後果以諸將貪利。輕進至涿。竟爲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制。利其器。然後堂堂陳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甯蓄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舉遠猷。大勢旣定。彼將焉往哉。